

皇

清

奏

議

皇清奏議卷五十九

陳新疆情形疏乾隆三十七年

文 綬

陝甘總督臣文綬跪 奏為敬陳關外情形仰祈 聖
鑒事竊臣於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欽奉 上

諭前赴齊爾等處 賞春投試之土爾扈特人等臣於

八月十五日由嘉峪關由安西至哈密九月二十六日過
南山口由東達巴松樹塘奎蘇石人子而抵巴里坤時當
秋成之候城州禾稼盈疇天時地利人和大有等渠屯田
甚廣頗為豐美城廂內外烟戶鋪面比節而居商賈畢集
晉民尤多臣留心諮訪其商賈中之有資本者已多認地
開墾其藝業備工窮民因之生理資本未經呈墾而該處
地廣糧賤謀生甚易故各處民人相率而來日益輳集又
西行自蘇吉勒巴爾烏圖水噶順溝大石頭而抵三泉子

計程約六百里地多戈壁可墾之地甚少因俾往西大路
經前督臣明山奏明派兵酌建店房以便商賈往來棲宿
現在辦理行旅稱便又西行即木壘河東西吉爾瑪秦奇
臺東西格根吉布庫更格爾等處南面一帶山如屏障自
春入夏積雪消融近山各處渠水充足向設八屯自乾隆
三十二三三四五等年招民墾出良田三萬四千餘畝又木
壘一帶英格布喇及東中西泉等處商民種地數千餘畝
又奇臺東格根吉布庫官兵屯田萬有餘畝內地高賈藝
業民人俱前往趁食聚集不少而該地屯田民人生齒繁
行扶老攜幼景象恬熙此巴里坤所屬地方戶民蕃庶情
形也又西行即吉木薩地方隸於烏魯木齊所屬三臺紫
泥泉子特訥格爾而抵烏魯木齊天氣和暖地土肥美營
屯地畝日以開闢兵民衆多商賈輻輳比之巴里坤城內

更為嚴禁入兩行即昌吉胡圈壁瑪那斯等處其地肥水
此商賈家多幾與烏魯木齊相似約計烏魯木齊所屬連
年在外招募戶民及內地送往戶民共墾有營屯田地三
十餘萬畝頗為殷足每年往彼貿易之民日益衆多是
以烏魯木齊特約格爾等處商民陳善魁等一百七十戶以
仰沐 天恩屢獲豐收比戶家給人足以成樂土請擬
卷來屯等情業經烏魯木齊大臣巴彥弼等奏明於上冬
擬移在業臣查其所搬父兄弟計共八百餘口此外在
彼樂業墾田及傭工墾業之人連年生聚日益衆多即在
彼為民造化亦無不各安耕墾積蓄成家此烏魯木齊所
屬地方饒裕情形也且往來新疆時遇負擔之民出外趁
工傭食詢之概稱新疆地廣糧賤傭工一月可得銀一二
兩積蓄稍多自請移家誠如 聖諭關外屯政日豐所

在昏成樂土小民知利之所在無不爭先往赴久而相安成習逸朋携侶熙攘往來各自適其謀生之樂 聖主

籌慮邊氓生計燭照無遺洵有如臣遠次往來所見者臣於歲時體察地利諮詢民情知該處水饒地肥洵屬無窮樂利惟是屯田雖已廣闢而餘地猶未盡墾泉源雖已疏濬而溝洫猶未盡開欲期地無棄壤民無遺利必亟於內外各處並行招募除內地貧民照前勸諭令其自行前往其在外之民日擊屯田豐美或因資本不敷或因人地生疎未克遽延觀望今若不拘人數多寡一經具呈即便隨時指地給墾借給牛具籽種俾無守候之勞自更樂於從事時見生聚益繁而地利大興營屯增廣而兵威愈壯自可酌添郡縣以廣久遠之規且以身履其地目擊情形謹謬抒管見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新疆各屯商賈傭工藝業民人甚多應請就近招徠墾
種也查巴里坤木壘奇臺吉木薩特訥格爾烏魯木齊昌
吉圖瑪耶斯一帶年來商賈貿易傭工藝業民人日多一
日富者可以出資雇募工人信力承墾即為己業貧者照
例每戶給地三十畝接濟口糧並給農具籽種酌借房馬
銀兩俾得安心力田則目前既可資以糊口而將來併得
藉以成家誠如 聖諭彼亦何憚而不為應請飭令各
該道廳將在外商賈富戶及無業貧民並戶民子弟之成
立者隨時勸導園地招徠則就近招民既免遠道解送之
勞並節虛糜帑項而在外流寓貿遷之人亦得安居樂業
悉成上著其呈墾地畝照新疆戶民成例六年陞科每畝
納細糧八升其借給口糧房馬價銀亦照例俟生計就緒
後分年完項則民力既紓地利益廣矣

一新疆可耕地畝應指明地名廣為曉示以便農民往墾也查新疆二萬餘里地方遼闊何處有可墾之地必須指明地名開載道里以便前往目前於上年署理督篆任內咨查新疆嗣准烏魯木齊大臣巴彥弼明山等咨覆瑪那斯城南一帶地肥水足有地二萬餘畝瑚圖壁城西北二十餘里的計有可墾地六十餘畝可敷六百戶耕種又據已里坤總兵存泰安西道錢鑿詳稱巴里坤城外及西大墩大泉井東西石人子沙山子奎蘇共有可墾地五千九百餘畝可安民一百餘戶等語應請飭令內外各地方官廣行曉諭令無業之民自行前往呈墾照例借給屋價牛具籽種以廣地利此外繕有查出水泉地畝再令照前移明內外曉示如此則民知趨向呈墾亦為便易矣

一嘉峪關本屬內地應請每日晨開酉閉以便農民商賈

前往關外廣闢田疇也查嘉峪關舊例每日將關門常閉
惟是有人出關驗照方得放行今仰賴 聖主洪福嘉

峪關外拓地二萬餘里安西以外處處設官安營星羅棋
布無異內地矣乃關吏循照舊例將關口仍行常閉凡有
經過者俱查驗年貌詢明姓名註冊方得開關放行不免
守候稽延之累在關外立業墾田者既願招致親朋內地
無田可種者亦頗相攜出門乃皆阻於一關未免趑趄不
前應請飭令該地方文武各官嗣後將嘉峪關每日晨開
酉閉進關者仍行盤詰出關者聽其前往不得阻遏農民
將見携朋呼侶自相招引民戶日增矣

一烏魯木齊大路數處應請修治寬濶也查烏魯木齊城
南二百里地名七達巴有山梁七八處石壁夾峙甚狹行
車頗艱幸每處應鑿石嘴不過一二丈統計七八處應修

工程不過十數丈若今石匠燒礮石嘴所費無多而往來農民及一切差使均為有益應請飭令該地方文武官員派撥兵役帶同石匠闢給口糧酌加修治則大路既得一律寬濶而於行旅亦為有益矣

一安西曠地現在就近上緊招墾以廣地利也查安西府屬之玉門洲泉敦煌三縣雖土性燥熱而可墾之地尚多向藉渠水灌溉前因渠水多寡不定民間將昔年試墾之田漸次拋荒自十上年欽奉 上諭以安西一帶有向

經墾之田年來復有聽其曠廢等因欽此臣當即詳切飭查並令廣為招墾近據安西府巴彥岱詳稱今將民間溝渠疏通流通現在渠水暢流除已澆種地畝外尚有餘水所有從前試種未成及附近可墾之地約計所餘之水洲泉玉門敦煌三縣共可添墾田五千餘畝現在督率

各屬就近招徠無業貧民乘時開墾試種等情臣已飭令上緊招墾以廣地利如此則曠土次第開墾民食漸加充裕矣

以上各條臣謹就地方情形謬擬陳奏期以收地利而裕民食足邊儲而厚屯防用廣萬年久遠之計以仰副我皇上愛養黎元之至意

籌新疆倉儲疏乾隆三十七年

文 綬

陝甘總督臣文綬跪 奏為請設常平倉儲以實邊屯以足兵食仰祈 聖鑒事竊照烏魯木齊內倚天山外撫遼人延袤廣濶營制星羅洵諸路之中權實重門之保障其所屬吉木薩特訥格爾昌吉瑪那斯等處屯田甚多商民輳集又遼東之巴里坤南路崇山峻嶺東峙德勝雄關地勢崢嶸屹然重鎮其所屬奇臺木壘等處水土肥美營

屯相望又東南為哈密泉甘水肥宜於稼穡年來田園廣
闢商民衆多且地處衝途為諸路之要津新疆之鎖鑰且
查以上各處俱經設有重兵而幅輳遼濶正應添營增壘
以壯聲威近蒙我 皇上睿憲周詳於烏魯木齊巴里
坤二處分駐滿兵五千名從此西接伊犁外控遼方南俯
回部東拱甘涼聲勢聯絡軍威遠震洵萬年久遠之鴻規
也伏查重兵分駐之區自宜多設 天庾以廣儲蓄乃

皆未立常平似應亟為籌備又安西府肅州二屬毗連哈
密田多渠廣向藉山雪消融引灌連年屢獲豐收該屬地
勢平行為四通八達之區轉輸甚易亦宜積貯充盈以便
隨時撥運則東可供內地之缺之西可備邊屯之接濟於
民食兵糈均為有益 臣查新疆各處仰蒙 聖澤涵濡

天和地潤物產豐美已成樂土惟每當豐收之歲未免有

殺賤傷農之憲今各該處商賈雲集輪蹄絡繹若准令各
省商賈士民報捐監糧洵足以資邊屯而足兵食裕商賈
而濟農民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俯准於烏魯木齊巴

里坤哈密三處各額收監糧十萬石吉木薩奇臺木壘昌
吉等處各額收監糧五萬石安西肅州二府州及所屬各
縣各額收監糧二十萬石以上安西肅州二處每生俊輸
納糧數色樣悉照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前督臣吳達善奏
定安西肅州糧數色樣報捐其哈密及以西各處悉照安
西之例報捐至糧色悉隨本地所產交納如此則自肅州
以至昌吉沿邊萬有餘里重兵駐劄之區倉儲處處充盈
遠近皆為有備不特支食有資兼得轉輸便易且商賈人
等爭相購糴農民咸知粟貴益皆盡力耕耘誠如 上
諭新疆屯政日豐既可以資邊儲而貧民亦得生養繁息

聖主壽憲邊屯民食實為一舉兩得將見阡陌廣開
地無遺利產粟日多邊儲愈足兵民商賈共沐 皇仁
於億萬斯年矣

陳鹽井事宜疏 乾隆三十七年

李 湖

雲南巡撫臣李湖跪 奏為敬陳鹽井事宜仰祈 聖
鑒事竊查滇省所產大小鹽井一十五處額煎正餘平秤
鹽三千六百一十三萬餘觔分撥各屬及各省店行銷從
前立法稽查尚屬調劑得宜即盈絀難齊隨時補救並無
墮誤之虞自乾隆三十一年以後總理分管各員調委不
時正署屢易官無固志人懷倖心遂有墮煎墮運墮銷之
鹽各指至數百萬觔之多其中雖不無滄汰薪艱運腳繁
重辦理竭蹶情事而積年不加整剔諸多懈弛以致攪和
昂價盜賣透私諸弊相緣而起加以通屬額鹽省店分銷

四分之一墮誤尤甚弊累更多臣革任以來詳查檔案體察民情博採輿論與督臣暨司道等反覆確商謹將現在滇省鹽政應行清楚調劑各事繕晰條分敬為我皇
上陳之

一請裁撤省店責成官運分銷以免墮積也查滇省迤西各井鹽飭俱係州縣自赴領運設店售銷盡地行鹽責任既專緝私自力額鹽不虞墮誤惟迤東一帶雖井較遠向運省城鹽道開設總店分立大鋪一百二十處輪班領鹽轉賣於迤東二十一州縣小販分銷其行鹽各地方官全無責成亦未定有額數立法之始因省會烟戶盈集鄉販挑運柴米食物赴省順便帶鹽回銷可以節省運腳並利其先課後鹽無煩徵解相沿既久漸滋流弊歷任鹽道不免姑息因循憚於整頓迨至乾隆十八年釐定章程案內

將南寧靈益尋甸平巽宣威等五屬酌定額鹽支銷運脚
責令官運行銷堵禦川私其餘嵩明等十六州縣仍聽民
販自赴省鋪轉運既無定額又無常期鹽少則居奇射利
者在大鋪鹽多則陳因墮積者在總店即販戶領鹽到手
果否運回本地售銷有無昂價病民夾帶私鹽與販情藥
鹽道既苦耳目難周各屬又無引照可驗官私莫辨緝捕
無由遂致川粵私梟遍地充斥省鹽日多墜積自三十一
年至三十四年共計墮運九百餘萬觔雖經奏明改撥追
賠迄今未能清理現在省店存積之數尚多是舖販營私
阻塞鹽路十六州縣盡成食私之地延及隣封滋害甚大
若不因事變通裁撤省店改立監倉責成官運定額分銷
按城站之遠近立領運之章程鹽法殊難整頓臣查省店
年銷黑井及安豐井鹽八百七十九萬一千七百餘觔其

中已經定額之南寧靈益尋甸宣威平彝等五州縣鹽一百六十三萬勛距井路遠應仍赴省倉官為領運其未歸官運之十六州縣內除昆明首縣年可銷鹽二百五十四萬餘勛近在省城原有額設官鋪應循照舊例先課後鹽仍令督銷售銷至附近井地之昆陽晉寧呈貢宜良嵩明江川河陽路南八州縣年可銷鹽二百六十萬勛應令該地方官自雇夫馬赴井領運即於原定自井至省運脚內計程通算攤給又距井較遠之馬龍羅平陸涼廣西彌勒師宗邱北七州縣縣丞年可銷鹽二百二十餘萬勛應令該地方官自雇夫馬赴省倉領運其自省至本處脚價從前因係鋪販領運轉銷未使一體議給准將領運之鹽以九十勛勻賣百勛每勛復按站遞增一文以抵折耗脚費之用伊等遂得明加暗扣計息取盈漸至市價增昂民苦

食貴惜小害大弊累日深今既改歸官辦所有前弊俱當釐剔飭禁其需用脚價店費應請即於原定新增鹽價及加添運脚內衷多益寡有無盈縮通盤核計彙案定議辦理以上十五州縣應完課款俱令上月領鹽下月解課與迤西成例畫一遵行按年計入考成冊內造報再彌勒一縣既銷省鹽其加買粵鹽三十萬觔應行停止以杜影射之弊如此畫地行銷各屬均有定額民間買食遠近均露在官各願考成留心查緝私販自無從竄入鹽井似可免壅積之患矣

一井地借欠盜賣應嚴加懲治以除積弊也查各井散酒熬煎及各屬赴領發運均撥家人書役分理其事每與商灶勾通滋生弊竇緣井鹽未經鋸運以前係本井家人書役經管每日灶戶熬獲鹽勅止驗日煎之數有無短缺仍

聽本戶自行收藏直至配運時呈繳公倉秤明登簿以銀
為收並不先期封貯以致灶戶勾通人役透漏分肥無從
查究此鹽劬存井之弊難清也至已經鋸運之後係各屬
赴井家人書役經管每日領出鹽劬不即僱脚趨運停積
坊店日久走油消耗計圖出脫或借給灶丁以交日煎之
額或借給脚戶以抵別屬之鹽甚至通同盜賣轉輾虧押
此鹽劬存店之弊混難清也更有借欠之鹽井司每多袒
庇商灶延擱不追盜賣之鹽地方官並不嚴查緝究重治
其罪伊等遂愈勾串作奸肆無顧忌應嚴課款懸久繫繫
臣查各井額辦自數十萬至數百萬劬不等逐日煎發鹽
劬即應令其入倉各列字號堆記封鎖俟輸值鋸運時秤
明作收則灶戶抑掩透漏之弊可杜鹽劬發運井勇應即
知會領銷州縣速飭原派差丁將脚戶姓名住址登鹽日

期數目開單具報計日查催逾限不到即行根究不使日
久停留則折耗借賣之弊可除且現在嚴切通飭並查各
井如有未設鹽倉者詳明籌款添設咨部辦理存井未運
者催令雇脚趨運按旬開報盜賣借欠各犯查封家產變
抵勒限審擬按律懲治如提舉大使州縣等官奉行不力
即分別叅賠以儆玩愒

一嚴禁灶戶攪和沙土以清墮誤之源也查滇屬大小各
井官給薪本督灶熬煎自應澄清油水濾淨渣滓始可入
鍋成鹽之後並須內外烘燒乾透方可配運乃近年灶戶
藉稱油短薪艱不將渣滓濾淨夾帶泥沙煎熬成塊又有
未經煎乾多藏水氣之弊以致鹽質未淨鋪販亦得藉口
重煎折耗私行抬價病民各屬民戶附近川省者則買食
川鹽附近粵省者則買食粵鹽價雖較昂民間利其質淨

味鹹咸願舍賤食貴此私鹽充斥官鹽愈滯節年墮運墮銷之所由來也查提舉大使等官職司鹺務督煎是其專責乃一任灶戶夾帶營私敗壞鹽政若不明立處分無以共昭懲創查滇省鹽政向來只定墮煎議處之條至灶丁撓和作何究治未著明文應請嗣後井官縱容灶丁撓和沙土提舉大使比照白土撓和例分別議處究其失於行查禁灶戶比照丁舵已經撓和例分別議處究其失於覺察者井員量減一等若知情受賄照枉法贓私從重治罪在井查出勒令灶戶照數改煎發運出井著落井官名下追賠如承銷各州縣明知鹽勦撓和瞻徇容隱一體著賠參處仍飭各井員於每年開煎時將採鹽送臣衙門驗發鹽道收貯如分發各屬行銷仍有夾帶泥沙許各地方官即將原鹽呈驗嚴查究參庶井鹽純淨銷販無由藉口

抬價一切墮誤之弊可期漸除矣

一官鹽煎運售銷均應立法稽查以儆玩愒也查滇省年辦額鹽自井司起煎州縣領運行銷之後方能解課稽查不密即多墮誤查督煎經徵分別完欠每年奏銷案內定有考成乃近來墮煎墮運墮銷積至數百萬觔前累未清後弊踵至雖有處分嚴例轉若視為具文細查其故總由平時漫無考核以至日引月長遂成不可補救之勢臣檢查舊案從前考核成法煎辦鹽觔數目責任井司運銷解課數目責任州縣各屬按月造報完欠釐然查催甚易是以歷年從無墮誤自三十一年以後月報擱置不行間有造送亦多缺漏參差難以綜核廢弛因循上下蕩無法守直至墮積數多始行參賠已屬補救不及伏思歲會月計不厭周詳滇屬大小鹽井各有月額應煎鹽數灶丁按日

領過煎文月終彙核盈縮自見如果較額有餘准其留抵
下月收數若煎辦不足勒限下月補交頒式發并按月填
單申報由鹽道核明彙造一冊中送督撫備查年終通計
一次將逾限不及趨煎者分別參處果能隨時清理則墮
煎之獎似無難於立除至行銷州縣上月銷鹽下月解課
定數分限舊有成規其額鹽已銷未銷已運未運在途存
井各數及課款已解未解銷欠存庫各數日異月新滋獎
尤易俱應裁清年月分發簿單勒令州縣依限填報鹽道
逐一核實有無墮誤按月轉報督撫分別功過以示懲勸
俾上下謹於考核即墮銷墮運之獎亦可依限清釐矣
一嚴申私鹽之禁以疏墮銷也查滇省北連川蜀東抵廣
西照通東川二府屬例食川鹽廣南關化二府屬例食粵
鹽各分疆界越境售銷即以私論自乾隆三十一年以來

因夫馬缺乏各井鹽劬墮運內外私販乘機竊發其由照
通東川越過曲靖雲南等府界內者為川私由廣南開化
越過彌勒延及徵江等處界內者為粵私官鹽存井影射
透漏者為灶私領運在途停攔偷賣者為脚私因循至今
遂成極重之勢查灶丁夾帶私鹽鹽徒越境與販分別懲
治定例禁嚴滇省雖有分差緝捕之名究無獲犯治罪之
實則津隘口又復巡查懈弛以致集犯充斥肆行無忌課
款懸宕率由于此查隣私竄入各有經由津隘應飭查明
於涯歸總路分設巡鹽弁員酌帶兵役駐劄專司緝捕巡
復鹽劬即行通報一面交地方官審擬毋許擅自率結至
本地私販夥同脚夫勾連灶戶到處皆有無要不作在井
透漏則責成提舉大使在途透漏則責成總由州縣嚴密
稽察獲犯到案照例治罪如井員地方官緝究玩廢分別

失察知情各處俾外梟不敢侵越內賊咸知斂跡庶行銷
額鹽不敢再有壅積矣

一各屬鹽銷隨運鹽勅應行區別分年帶銷也查滇省原
額辦鹽三千六百一十三萬餘勑應徵課款及支給薪本
運脚等銀九十五萬六千餘兩乾隆十八年題定章程以
後歷係年清年款自三十二三四五等年因馱馬缺乏額
鹽隨積課款稽延經前著撫臣諾穆親查明隨運隨銷及
在途停攔鹽六百三萬八百餘勑奏請勒限一年責令新
陳趨運行銷經臣等查明隨鹽課數實止五百五十五萬
二千二百餘勑勒限逼迫仍恐壅滯轉與年額有碍請分
限二年帶銷會銜具奏在案今臣復加細查各屬積壓鹽
勑有不及年額應銷之數者有逾于年額應銷之數者墮
誤多寡懸殊售銷難易迥異若不分晰區別擬行勒限二

年新陳並銷閩閩計口投食斷難以一歲而茹兩載之鹽
勢必舊鹽未銷新鹽復墮舊課未完新課復欠殊非清釐
積欠之道伏思辦理必期核實立法務在可備陳鹽積壓
既已墮誤於前當思善善於後始可徐收實效且不敢因
已經具奏稍為迴護復同督臣商榷應請將新陳並銷之
鹽按照各該處年額再行區別分立限期如墮運鹽勸不
及年額三分以內者仍照原限勒令一年帶銷全完墮運
在應銷年額一半以上者分作二年帶銷至墮運逾于應
銷年額者分作三年帶銷墮運倍於應銷年額者分作四
年帶銷即於奉到部覆之日起按限計入考成業內分別
完欠數目核實叅處庶墮積數少之處得以趕銷完課墮
積數多之處亦可逐漸清釐現年應銷鹽額並不致實有
壅滯即揆之分年帶征舊欠錢糧例意亦屬相符如蒙

恩允臣謹將各屬墮運銷鹽餉數目應行分別帶銷限期造冊送部存查遵照辦理

一墮運鹽餉分撥附近井地州縣代銷請再量加酌減也查黑井提舉黃輔任內墮銷存井鹽五百二萬一千六百五十觔白井提舉高其人任內墮銷存井鹽一百八十八萬八十觔計共六百九十萬九千餘觔例應請省店行銷因積滯數多曾經奏明撥給附井行銷各州縣代銷分限三年清完課款在案目抵任後節次飭催該州縣照撥領運均以本處新舊鹽餉現尚難以疏銷詳請酌減改撥前來隨復檢案細查附井大姚等屬俱有年銷額款又有積年墮運舊鹽若令再代省店照撥全數售銷殊為過多勢必仍至壅滯終延課款似應另籌改撥查省店前因額鹽積滯議請附井各屬代銷今黑白二井餘鹽暫停收買省

店已減銷七十六萬觔現將正鹽內撥給阿迷州十萬觔
建水縣三十萬觔祿勸縣每年共減銷正餘鹽一百二十
二萬觔額數既少今議裁撤省店官運分銷陳鹽即易疏
通應請將原撥附近各屬代銷六百九十萬九千餘觔內
收回一半鹽三百四十六萬觔仍歸省店分撥行銷照依
原限三年完解清款庶晉寧等一十六州縣鹽觔不致短
缺而附井大姚等屬代銷減數亦將本地額鹽及積年墮
運趕緊疏銷酌盈濟虛似應隨時籌辦俾課款早清以免
滯誤

一墮煎餘鹽應暫停緩以紓灶力也查井地收買餘鹽原
因酒水濃旺又值冬春兩少柴薪充足之時灶戶煎交額
鹽之外尚有零星餘剩自十觔至數觔不等官為收買既
杜私售偷漏之弊兼可裕民食而濟灶戶因隨時調劑原

難定為徵收之常額且額煎之數攸關正課而收買之鹽係屬盈餘其款項輕重亦有區別乾隆三十六年參革提舉黃輔任內墮煎黑井正額鹽二百三十五萬六千二百餘觔參革提舉高其人任內墮煎安豐井正額代煎等鹽三百七十六萬一百餘觔經督臣彰寶奏明分限五年帶煎並將該二井收買餘鹽一百二十二萬觔權度輕重暫停收辦俾灶戶省出餘鹽帶補舊額籌畫已屬周詳惟黃輔任內尚有少買黑井餘鹽二百四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十五觔於參案原招內聲明帶煎補額且思井員經理不善既虧正額安得復有餘鹽原議補煎正為積餘銀兩有關經費未便遽行停收起見但查該井現在已有帶煎正額鹽二百三十五萬餘觔若復責令補辦餘鹽恐轉滋挪前掩後撓和充數之弊應請將該井墮煎餘鹽暫緩收買

俟照奏定原限補前正鹽全完之後再行分年補收足數
則經費仍無缺灶力得以從容矣又查安豐井每年停辦
餘鹽山六十二萬應帶補舊額鹽七十五萬二千餘觔省
出餘鹽不敷帶補之數并灶未免竭蹶應請將該井帶補
舊額鹽觔照每年停辦餘鹽之數帶煎以紓灶力似與體
政有益

一鹽課借墊軍需遇有核減銀兩應請另案查追也查滇
省二十二三等詳各屬承辦軍需俱係赴司領項其中有
因差務繁急未及赴領檄飭先行借墊者滇屬州縣別無
存款多係借支鹽課每逢新舊交代即將墊辦銀數查明
抵交迨事竣造報其例應准者即在軍需銀內撥還清款
遇有核減仍照長支銀數追解惟是核減應追之員還調
事故多非本任前官長支之項後官不能代為解繳遂於

鹽課奏銷案內仍行造入未完項下名為鹽課未完實已
軍需動內若不急為清釐仍行籠統開造不特完欠數目
不清且各員經手墊項易於糾纏延應追課款亦難分
晰歸結辦理似未妥協臣愚昧之見應請將各員經手軍
需項下墊用鹽課銀兩自乾隆三十二年起至三十四年
撤兵以後止查核從前業據逐一清釐按其核減銀數另
案勒追繳解遇有違調事故各員分咨任所原籍著追即
由各省報部撥用並於三十六年鹽課奏冊內分晰開除
以清動款庶各員墊項可免牽混而國帑亦不致有懸

宕矣

一加增薪本運脚數目應再確勘核定以示均平也查滇
省大小鹽井從前議給薪本運脚各按井地情形酌中定
額近因黑白安費等井每年煎鹽最多不敷薪脚較甚曾

經督臣彰寶奏明每餉加增鹽價四釐以為添補薪腳之
用現在黑白安壘三井每百餉加給薪本銀一錢二分五
釐並增黑井鹽餉運省腳價銀三錢安壘井鹽運省腳價
銀三錢五分南寧雷益宣威平樂四州縣雇腳領運於原
定每站腳價一錢之外各加銀五分酌籌調劑已屬公薄
其餘各井屬尚有油淡薪艱運脚不均紛紛呈訴者自應
通盤籌畫臣伏思井地有大小之分煎運有難易之別小
井年額辦鹽數十萬餉所費薪脚尚少大井年額煎鹽數
百萬餉所費薪脚倍多費少則價平費多則價貴此實理
勢所必然前因灶戶脚夫力難支持致啟偷漏營私挪借
抵額並堆積在井渣油折耗發運在途盜賣逃走諸弊是
以議增鹽分給添補以楚灶困而省運累乃現查各井已
添未添均有不敷是否得履望蜀遂萌無厭之求抑或酌

盈濟虛尚酒挹注之處非親歷井地核實薪價審定運費
確勘現在情形有無弊竇徹底清釐無以折服其心且臣
請裁省店改歸官運內尚有應行酌給脚費均須裒多益
寡通盤核算始可以定鹽法之準臣現擬前赴大井親督
煎驗細查酒水之盈縮核計需新之多寡順勘程途之遠
近夷險並委道府分往中小各井一體確勘彙核定議俾
不敷較少之區無致冒濫不敷較多之處並免偏枯容俟
查明分晰奏銷定辨以上各條就臣管見所及據實敷陳
以期仰副 聖主整飭鹽政之至意是否允協謹會同
督臣彭寶合詞恭摺具 奏

請定例禁疏乾隆三十七年

歐陽永琦

江西按察使臣歐陽永琦跪 奏為敬陳江右民間陋習
請定例禁仰祈 睿鑒事竊照江右民風素稱勤樸惟

習俗相沿尚有數端於倫常風化殊有關係非酌定限制
立明科條難以望其悔改臣故為我 皇上陳之

一請立遷延不葬之禁以厚倫常也竊查殯葬一事古人
以三月為期乃臣體訪江右地方無論紳衿庶民之家竟
有停棺至數十年之久一家之中積至數口之多而不葬
者皆由土人畧知地理率號專家妄謂禍福窮通地操其
券於是有力者多方購取無力者惟事因循相習成風迷
而不悟伏查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

朕聞漢人多惑於堪輿之說購求風水以致累年停柩漸
至子孫貧乏數世不得舉葬愚悖之風至此為極嗣後守
土之官必多方勸導俾得按期埋葬以妥幽靈以盡子職
此厚人倫美風俗之要務也各凍遵毋忽欽此 聖諭
煌煌至為愷切再查律載有喪之家必須以禮安葬若惑

於風水托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等語是無故停棺不葬有干罪愆乃厯經勘諭查禁而此風終未改革且愚以為欲挽其習必定限而嚴其罰應請嗣後殯葬之期定以期歲遲亦不過二十七個月倘過期不葬如係舉人貢監生員不許應鄉會試應補應陞人員不准請咨選補倘敢諱匿應試選補一經發覺除照例治罪外舉貢生監斥革官員罷職不用其閭閻小民著地方官於公出之便隨時查看勒限舉葬故違不遵即照例杖懲庶士民咸知儆惕而錮樊可以挽回矣

一請定溺女治罪之專條以懲殘忍也父母之於子女毛裏原無彼此之分乃江右素有溺女惡習或因家計貧乏慮目前之撫養維艱即家計稍豐亦慮將來之遺孀滋累並或急望生男恐為乳哺所誤遲其再孕往往甫經產育

旋即溺斃恬不為怪歷經嚴禁終未革除總由弊俗相因於舉發懲創之例未有專條應請嗣後凡有生女溺斃者照故殺子孫之罪杖八十徒一年族隣保甲知情不行救阻照知人謀害不即阻當律治罪如此明立科條俾愚民共知儆懼不敢輕犯所全生命實多矣

一請嚴錮婢之禁以維風化也男婚女嫁人倫肇始良賤雖殊情無二致乃江右士庶之家所蓄婢女有至老不得配偶者饒州贛州二郡為多蓋緣婢女自幼購養及其長成利於指使熟習遂至稽留不嫁查定例紳衿庶民之家如有將婢女不行婚配致令孤寡者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是錮婢雖有治罪之條而不為定立年限終得捏混遷延臣請嗣後遣嫁婢女以二十五歲為限如逾期不嫁許婢女之父母及地隣人等隨時稟報除照例治罪外將婢女

勒令婚配追銷身契原買主不許索還身價庶使蓄婢之家不致任意錮留似於風化之防不無裨益矣以上三條
臣為江西一省積習起見不揣冒昧臚列清陳其他省有
似此者亦請一體查禁伏祈 睿鑒

皇清奏議卷五十九

皇清奏議卷六十

陳畿輔河道情形疏乾隆三十七年 表曰修

工部尚書臣表曰修謹 奏為工程完竣並陳明河道情

形仰祈

聖鑒事竊惟畿輔河道蒙我

皇上軫念

民生籌及久遠

特命大學士臣高晉表曰修會同督

臣周元理認真相度發帑金五十萬兩鳩工興舉自二月

初旬開洋之後督臣周元理遴員委辦臣表曰修復奉

命查視臣於運河永定河上下左右俱經行周遍履勘

再三此番仰荷 特恩堤埝一切修整凡從前殘缺坍

卸之處增高培厚煥然一新自可資為鞏固臣伏查永定

一河號稱難治水性渾濁挾沙而行與黃河相等但黃河

不煩轉輸直達於海此則入淀穿運然後入於海是以較

黃河尤為難治然黃河綿長數千里此則不出二百餘里

之內人力猶有可施願自改易下口之後自六工二十號
以下任其蕩漾而蕩漾既久泥沙停積南淤則北徙遂以
北堤改作南堤迤北又建遙堤再淤再北則添越堤昨歲
則又穿越堤而北矣若非此番 特命經理則東安武

清縣治將為歸墟之壑是以相度便利於新開調河頭以
下導之使東斷其北徙之路作通河尾間雖限於地勢何
敢遽言一勞永逸然人事不可不盡未可復以任其蕩漾
之說誤之則每歲皆當挑挖並每汛過後皆當挑挖必分
泥沙於兩旁而中間河槽一道斷斷不可阻塞向來河官
只講築堤不言浚河雖 聖諭諄諄頒諸 諭旨見

於篇什者亦既深切著明矣而河員習氣難除以為浚河
艱於施工又不能見效不若築堤之丈尺可尋工料可算
其最不肖者或更藉險工為利易於開銷兼以下口任其

萬年之後豈更有新舊口而挑淤一事徒存名色不知淤
日積則河日高加堤而河身與之俱長既不能下達則未
有不秀溢者下淤上狹勢所必至此下口之疏濬在今日
不可不急講也其上六工已無中流之形東衝西激在在
皆成險工連歲趙村公義村等處漫口皆在上截蓋水不
就下專恃堤埝為保障而沙土浮鬆安能抵禦此六工以
上之挑濬至今日又不可不急講也臣查永定河額設挑
淤銀兩並無庸另議加增只將歲修搶修之項通為一事
則辦理裕如矣何以言之淤灘日減則各循中道各循中
道則無東衝西激之患而險工日少無險工則無埝工而
埝工之費歸於挑淤淤不厚則河流可以漸深河流既深
不專恃堤埝以為防禦之術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又不
獨永定河為然也運河兩岸險工林立而所以有險工之

故則淤灘致之東岸有灘則水側注於西西岸有灘則水側注於東側注之勢偏刷堤埝於是加埽加鑲加戩百計為之無效曷若於水發之前凡有淤灘皆以川字河之法深濬溝槽水到引入槽中則險工便可大減亦請以險工之費歸於挑槽久之均化險為平矣且半歲以來於工次逐加曉諭現在督臣周元理所見相同計議符合因永定河最關緊要須合詞奏請添設淺船並與器具使得水中施工以資批濬但必須通工文武大小員弁俱協力同心方能奏效永定河道滿保近亦深能領會所承造淺船限於本月二十日完工原奏明借督臣公同驗收臣回京後仍擬於本月二十四五日間周元理在固安防汛臣再往會同驗收船隻即將永定河各汛事宜熟商妥計新開下口作何移駐官弁以專責成其上六工作何分別平險配

與船隻於每歲伏秋過汎之後露出淤灘記名段落如某
汎有淤灘幾段次年能挑去幾段能省婦工幾段以截淤
多少為汎員殿最顯示黜陟之途俾以河平無險為陞轉
之階庶惡汎不貪歲修搶修之小利盡知堤防之難恃挑
淤之有益一意講求數年之後諸河必大有成效臣恭讀

御製視河諸詩欽佩

訓詞於敷土濬川要旨得

以仰窺一二今又襄理大工考從前致弊之由酌今日應
行之務又督臣周元理誼屬同舟共濟若不及此一一務
求美善則此次經理既畢復致因循仍不能大有裨益於
我 皇上不惜帑金詳籌利賴之至意殊為有負為此

因收工之後直陳於

聖主之前總之治河不外疏築

二字而築不如疏理甚明白易曉築而不疏人特未以誠
求之耳又直省之弊近水居民與水爭地如兩河之外所

有淀沂本所以蓄水乃水退一尺則佔耕一尺之地既報
陞科則呈請築埝有司見不及遠遽為詳報上司又以納
糧地畝自當防護如塌河淀七里海諸處堤埝直插水中
其實原無堤埝之時水發之後仍然退出而堤埝一立水
從缺口而入漫灌既滿被淹更甚及水退之時不能仍從
缺口而出遂致久淹不退積勞為災多由自致而愚民無
知仍以築堤埝為妥當遂使曲防重重甚有橫截上流俾
無去路者現在既不能將舊堤之土普行除盡只得多開
涵洞以為出路究不如原無堤埝之為宣暢也又往往偪
為防禦下游倒漾之說殊不知倒漾之水隨長隨落不能
經久而不願上游之全無出路則誠知其一來知其二者
也臣經行數次既有所見理合一併備陳梗概仰祈
勅下所司於一切淀沂原係蓄水之區嗣後不許報墾陞

料其淀沂中偶值涸出不得橫加堤埝則凡水皆有歸庶不致壅遏為上游之害而河道民田似不無小補矣

預籌河湖蓄洩修防事宜疏

乾隆三十一年

姚立德

署理河東河道總督臣姚立德謹奏為預籌河湖蓄洩修防事宜以禦大汎仰祈

聖鑒事竊查山東運河自

黃林莊北達柘圍綿長一千二百餘里東有汶泗府洸等河西有沙趙漳衛等河諸水匯入每遇伏秋汎內大雨時行各河水發即有漲滿難容之勢目下夏至已過伏汎將臨自應預為籌畫妥協經理庶水勢分銷有路歸宿有資不致騰湧為患臣現已嚴飭廳營汎閘各員於重運過後即起除閘板上下通漕各閘及河一并開放將來運河水長之際即可暢達下注其兩岸犂溝撇眼逐一填整平整卑矮堤工撥夫積築于堰備資抵禦再查南旺以南兩岸

皆湖大汎期內水勢常恐其過盛而地形東高西下應即將南旺下游之戴水口十四草閘悉行開放俾東岸獨山湖水穿運以入西岸之昭陽湖下達微山湖由韓莊湖口開壩廣為宣洩先期騰空各處可以容納汎水如馬場一湖本受泗府沆三河之水今重運已過不需湖水接濟自應節減湖之來源照例堵塞黑汎口涵洞俾泗水全由金口壩以達獨山湖涓滴不入馬場湖則馬場湖專受府沆之水可免泛溢之患又南旺一湖地居上游每遇汶水長發即由常鳴等八斗門灌入湖中本年頭進船至開放涵洞宣洩以來湖中所存底水無多而對岸之獨山湖把注濟運尚有浮餘之水仍應暢開利運等草閘使獨山湖洩入南旺湖內衰多益寡汎漲足資容納至南旺以北向有戴廟五空橋張秋滾水壩平水三閘自五空橋以及東昌

龍魏灣滾水壩恩縣德州哨馬營各減壩汎水分道入海
即可隨長隨消此外尚有臨清板閘以北係汶衛交會之
區汶河水清衛河水濁設汶弱不足以抵衛每霖倒灌停
淤稽阻回空糧船甚有關係查該處建有雞嘴草壩廿已
飭廳照舊鍊修高厚稽束汶流以敵衛水頗為得力回空
至口尚須察看兩河水勢將砮板一閘相機遞互啟閉以
免渾濁之水灌入閘河惟是伏秋大汎諸水長發靡定固
應多求分洩之路以保堤岸民田若渾流一過即須設法
收蓄以濟來年重運臣因赴豫防汎將以上應辦各事宜
責成運河道孫庭槐遵照妥辦並將水勢長落情形不時
查明稟報外所有臣預籌湖河蓄洩修防緣由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

陳地方應興水利疏 乾隆三十七年 裴宗錫

安徽巡撫臣裴宗錫謹 奏為敬陳地方水利應行興理事竊以守令之官皆有牧養斯民之責凡一事之有裨民生一物之可資民用均宜悉心講求至於農田水利有關教養諸大端尤宜視同家事實力舉行臣前於入境時往由鳳陽一帶竊見該郡屬高岡曠野棄地頗多樹木蔬果亦無栽植當飭該府縣視加督率以漸開闢即其地不宜五穀亦令各隨土性所宜廣栽木植以資材用各境內應修塘堰應築河梁亦飭查明次第詳辦據該州縣將勸栽樹株造冊報查并將宿州靈璧虹縣各境內應疏之南北運糧河鳳河荀家河披箭溝九里河暨鳳陽壽州境內有闕蓄洩年久未修之鹿塘安豐塘等處分別詳請官修民辦惟安豐塘工作稍繁甫經報竣現在另摺奏 聞其餘皆於上年春夏辦理完畢嗣於上年秋以泗所屬之

九州縣衛偶被偏災臣親往各該處周遭察看非特地利多遺即現種田疇亦不知將農功切要之圖講求營治如高阜之處別無水源可引自應多作池塘低下之處夏秋水漲即淹自宜厚築圩圍以備灌溉而資捍禦乃該處業佃人等惰窳成習固識經營是以雨澤稍稀即憂乾暵湖河偶漲即被漫淹此固天時地利有不齊實緣人事有未盡臣於查勘時目擊情形即諄飭地方官留心查辦緣災賑甫畢又值東作方興未遑辦理茲安省本年仰賴

聖主福庇雨暘時若夏麥秋禾俱獲豐收而鳳泗各災屬較之別屬更為豐稔乘此場工已畢家有蓋藏正宜將農田切要之圖及時督辦臣現在劄飭該府州縣董率所屬親歷四鄉勒加相度先將某處地居高阜應浚池塘若干口某處地居卑下應築圩圍若干段酌定寬厚高深各丈

尺造冊存案並送各上司查考一面仿照業食佃力之例
剴切勸諭刻期挑築在興作之始愚民或未盡樂從惟在
地方官不辭勞怨督勸有方如一時未能並舉則先近後
遠先易後難總期日計有功始終無倦俾一鄉獲利四鄉
皆知慕效其有不率者亦即於巡行阡陌之時懲一儆百
久之當亦自相勸勉其餘廣植桑麻紡績織紝之事亦令
隨宜教導統俟辦有端緒臣當遴委大員前往查驗如果
能實心經理著有成效日核實奏聞有應陞之缺即
請予錄用以示獎勵其有怠惰偷安虛應故事者將地方
官及不加督察之該府州一併嚴叅示儆仍酌定章程連
年遵辦以期仰副我皇上敦本重農為民興利之至
意其餘江北之安慶廬州和州江南之池州太平各府州
臣於上年夏秋屢經親歷各處民人尚知務本勤力如無

為太平等處堤壩圩圍冬勘春修皆有久定章程且復時
加督察現在官民俱各遵備無誤惟寧國徽州二府地居
偏僻且未經親到該二處民人多以貿易為生在通省中
較為殷富但如寧國所屬之旌德縣及徽州各屬本地所
產常不敷本地民食雖在豐年米價亦不能大減是否地
利人力俱有未盡非親歷其地確勘未能深悉省城現無
應辦要件今日於本月二十一日自省起程前赴徽寧一
帶察看地方如有應辦事件容臣查畢回省據實具奏

議請專立繼嗣疏乾隆三十八年

胡季堂

江西按察使臣胡季堂跪奏為請定繼嗣專立一人以
息訟端以厚風俗事竊惟立繼祧原為慎重嗣續非為親
族朋分財產計也江西訟詞繁多控爭繼嗣者尤為不少
臣每於案牘中留心披閱無論大家世族田野細民凡無

子之人薄有貲產族黨即舉起紛爭不奪不廢或稱應繼或稱愛繼或稱繼者本非無子之人所喜悅執定應繼次序必欲勒令承繼或應繼者本無不得於所後之親而別房以愛繼之說鑽謀恣惠必欲另為擇繼或子屬夫亡並未成婚亦為議繼或子已成立身故不為其子立繼反為其父立繼又或既為其子立繼又為其父立繼或大宗無子並無家產小宗止有一子即稱獨子不出繼忍絕大宗或有家產即非大宗又稱現在雖止一子將來尚能生子不妨先行出繼並有大宗無子之人偏愛遠房之姪不立周親致其祖父本有親子親孫轉令遠支承其裡祀訐告糾紛殊為人心風俗之害伏查例載無子者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准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如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為嗣又云繼子不得於所後之

親聽其告官別立其或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於昭穆倫序不失不許宗族指以次序告理並官有受理各等語是可知應繼之人果為所後之親喜悅自無另立愛繼如不得於所後之親例得告別立則應繼者即當歸宗若尚未定嗣無子者素與應繼之人不相和睦或曾訐訟有業是既非喜悅即難以強其立繼在繼後不得於親尚得告官別立今未繼時已非情愿若復拘定應繼之說議令承繼則繼後尚能保其相安無事耶至例稱無子者係指已經成立娶有妻室者而言若夭亡或未婚則是尚未成人自應為其父議繼若有子成立已死或子死而其婦孀守自應為無子之人立繼不必再為其父立繼再一子不許出繼前乾隆四年奉部議覆如止有一子雖係期功近親分應得子之人亦不得以獨子過房為嗣中飭在案又輯註

云應繼之房止有一子當出繼不當出繼須依大宗小宗
法議之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等語是大宗無子小宗雖
止一子自應將小宗之子承繼大宗其小宗另行議繼若
非大宗則凡止有一子者雖期功近親分應得子之人一
概不許出繼例意昭然自可察觀互見無如地方有司因
見例內有應繼愛繼兩條調停中立每斷應繼與愛繼並
存并有為未經成立之人議繼者有不為無子之人立繼
而為其父立繼者有既為其子立繼又為其父立繼者有
誤會一子不許出繼致絕大宗者有大宗無子尚有小宗
可以立繼而別立遠房承嗣者以致訟師蠢吏播弄把持
迨至上控督撫司道酌核定斷而其人所有資財早已消
歸烏有為無子而繼子而興訟卒至鰥夫賤婦產盡家傾
雖繼子而仍同無子情實可憫臣請嗣後凡無子者慎立

後嗣一人照依同宗昭穆次序承繼繼後不得於所後之
親聽其告官別立前繼之子即令歸宗若同父周親之姪
或素有嫌隙或許訟有業應不准其立繼即在大功服屬
內承繼大功小功如有訟嫌亦即遞降議立其夭亡未婚
者或已娶而故其婦未能孀守者均毋庸立繼仍為其父
議繼若有子已婚而子亡其婦人能孀守者應為其子立
繼不得再為其父立繼至大宗無子自應在同父周親小
宗內立繼即小宗止有一子仍繼大宗其小宗另行立繼
如非大宗凡係獨子雖期功近親一概不許出繼如此明
立科條分別定斷庶絕親視之端永免紛更之擾訟端息
而風俗較厚矣

奏明進勦金川分路進攻緣由疏乾隆三十九年

阿桂

定邊將軍臣阿桂謹 奏為遵 旨明白回奏事竊臣

等議各路進勦金川一招屢奉 上諭嚴加訓飭臣跪

請再三彌覺悚惶無地除勦滅金川一事臣斷不肯畏難

不辨所請添派兵丁及小金川各處不設防兵為併兵直

入之計而賊人礪寨非一時所能猝辦各情形業經詳悉

奏 聞在案伏查此次大兵進勦兩金川已歷兩年之

久所用軍需幾及二千餘萬是以凡遇人夫糧餉等項苟

可稍為節省無不悉心計及今備拉地方幸叨 皇上

威福得以迅速掃平而接勦促沒且尤冀早歲一日之局

即可多省一日之用特以此時不動則已一動必期得手

始不致曠日需時仍復多糜帑項惟是未經克復備拉以

前促沒賊人俱於備拉地方早為預備及將次克復備拉

之時促沒賊人即於自己地方嚴為守禦蓋兩金川原可

朝發夕至前次大兵於十月二十九日見敵度險金川賊人即於三十日分赴各處而功噶爾拉木果木等處均有上半年據守碉卡賊人就近調具醜類實屬多於聚守臣前此秦明進出被遮之土漢各兵供稱侃沒賊人原欲往備拉地方代其守禦及聞大兵攻進即於初三四日分往功噶爾拉昔崩等處是賊人斷非無備已屬顯然而明亮等前此從翁古爾薩帶兵至即車爾宗溝口納圍納札木等處均有賊人在山上碉卡節節拒守蓋賊人早有防禦而又以官兵從此而上均係仰攻必不能得利是以敢於出此及官兵置之不理始漸次歸入當噶山梁碉內拒守皆衆目共睹之事且臣初至美諾時兵不滿千係奎林從南路來親見各降番雖陸續來投皆不可信之人臣一面派兵各處彈壓一面撫馭分駐降番始為妥帖且官兵從

連圍進攻皆未攜帶鍋帳十餘日露宿野處衝冒風寒雖
熱水一勺亦不可多得均不免於疲乏至大局稍定之後
始令兵丁換班回赴連圍撤取鍋帳亦至臘月初始得齊
全至大板昭一帶海蘭察於克復底木達等處後即已派
兵前往所有番民除於未到之先迎入促浸外其餘均已
就撫遷往雜谷腦安插並無應項攻勦之處其由該處進
兵之路即係谷嘴卡立葉等處然係新經訪得之路情形
未及探明夫料全無接濟其勢萬難前進若即帶此攻打
十餘晝夜因疲之兵冒昧妄行賊於此路再加嚴守更無
可辨之路而功噶當噶賊人守禦本堅即令八旗勁旅乘
勝攻撲堅碉未必遽能多殲賊衆躡其要隘前進既屬不
能則撤出即多費錢糧如去年溫福攻打功噶爾拉兩月
有餘萬難措手因而撤往昔嶺其功噶爾拉即須留兵三

千餘名以資駐守今臣一至美諾若不論事之有益無益
突於此兩路進攻至攻之無利別善他路而此兩路已需
兵數十駐守且須步步接應即得妥便可進之路兵力轉
致不敷今欽奉 諭旨以明亮既欲赴馬奈一路當令

奎林富德等徑往當噶進攻臣既領赴谷噶等處當於功
噶山梁派兵攻勦以緝賊番全勢指東擊西奇正並用仰
見 聖明指示實協機宜但以現有兵力而論臣處官

兵共有二萬六千計於美諾底木達等處及附近谷噶之
後路留兵萬餘所存一萬五千人自不能再撥數千由
功噶爾拉等處進攻以分賊勢而明亮處官兵共二萬人
除去分防各處止有兵一萬餘人現在明亮酌擬於當噶
各隘駐兵一千名亦僅數哨偵探不敷進攻之用是以臣
前奏現於附近功噶爾拉及春牛廠等處多舉烟火多張

聲勢即為牽綴功噶爾拉及昔嶺木果木賊人之勢但俟
谷噶之兵佔得要隘即將牽綴之兵撤往併力合攻惟留
前此擬派駐守之兵其南路大概情形亦復如是惟冀省
得多兵即可攻間要隘至人夫短少誠係總督等專責但
如前此攻得底木達布朗郭宗時所帶十日口糧業經罄
盡而又並無人夫挽運之糧各處官兵均獲糧石得以接
濟無憂枵腹若倚挽運之糧則先已告匱官兵止可撤回
尚何能取大板昭曾頭溝等處將備拉之地全行底定彼
時因於大事無礙而兵行迅速伊等亦出於無可奈何是
以未經陳奏今此次統兵進勦路程較之由連圍而至美
諾底木達等處加倍有餘不得不催其善辦而應用人夫
亦非預先齊備坐聽調用又須於各站抽撤或從內地解
送前來亦不得不需時日至備拉全境必藉能事大員彈

歷督辦美諾固為道中之地而底木達布朗郭宗亦為接
應谷噶緊要之區常青一人兩處照料仍恐鞭長莫及其
間尚應另派大員接應若復移駐僧格宗則地處一偏於
底木達布朗郭宗東北一帶更屬呼應不靈況各土司地
方其有路當孔道而無大險可恃者則設為官寨以供防
守如美諾底木達布朗郭宗及僧格宗等處皆係四面受
敵之地僧格宗碉寨本在山麓而又近總燒燬即欲設兵
亦須駐在山梁之上方為得勢現經明亮奏請於富勒渾
王進泰二人內兼管並未派出總統大員查成圍現已卧
病月餘留在此間尚恐不能倚仗而三雜谷一帶將來亦
無須帶兵駐守但此路大員非係生手即係進勦所不可
少之人容另行詳酌奏聞至僧格宗章谷一路既已
駐兵則必須熟於該處情形者方能料理至總兵英太參

將汪騰龍在南路日久應於此二員內派留一員駐紮似屬有益並已札知明亮商辦再汗牛十四寨頭人若均解送進京則雖仰遵 諭旨沿途押送止須留心防範不

必過嚴又告以召今赴京承受 恩典而番人畏赴內

地如同殺戮驚懼自不能免今連其家屬移往打箭爐嚴加約束則既繫念其屬下之心而亦必不至於免脫今准明亮來札意見亦屬相同其俄坡一路由彼前進原距勒烏圍不遠但此路難以前進之處業經豐昇額密達索倫等兵前往探明具奏况豐昇額止有兵五千名往彼進攻斷不能得力而卡立業一處形勢既已較便聲息亦屬相通於此前進可以直據薩爾赤鄂羅山從上下壓臣竇因進勦金川各路中惟此兩路尚可得手而此兩路又必分途並進始為有益若復一失此機其勢便難是以不敢稍

有拘泥現又飛札密致豐昇額令其前往卡立業合攻以收深入之益總之勦滅金川一事臣一生大局定於此身命亦繫於此而諸事均定於此一年之內若復稍有畏難之見且欲巧為嘗試不直陳於君父之前則不但為天地鬼神之鑒察此心何以自安亦豈不畏皇上之治今蒙詳悉訓飭臣惟有深咎前奏之未悉忱懼之未孚若前奏內有絲毫作偽用巧之處必為冥冥中深惡而痛絕謹縷晰覆奏

議官兵進勦金川疏 乾隆三十九年

阿若騰巴爾珠爾

定邊將軍臣阿桂參贊大臣臣色布騰巴爾珠爾謹奏

為奏聞事竊臣等酌量現在辦理情形仍定於正月

初六日自布朗郭宗發兵初十日進攻谷噶以期深入緣由先經詳悉具奏在案昨接豐昇額來札云已定於卡

立業一路而來惟是將軍行動易為羣聚所傳說因札薦
豐昇額先為揚言於衆欲來美諾底木達等處與西路將
軍會合俟至曾頭溝時從薩爾赤鄂羅山溝猝然進勒庶
使賊人無備但豐昇額處兵力計所帶西安駐防索倫雲
南兵三千三百名及從丹壩帶來之六百名合以將次到
營之楚兵二千僅有五千九百名力量尚為單薄臣等思
前此署襄陽鎮官達色帶兵一千九百名在技木黃草坪
一帶分駐原為防範備拉賊衆之由大板昭等處逸出今
備拉全境蕩平大兵現往卡立業谷噶前進則黃草坪一
帶地方已可無庸防守查豐昇額由卓克泉前進經過各
隘口內惟孟拜拉措角溝各應留兵二三百名曾頭溝溝
口亦應設兵三四百名均於官達色所帶兵內撥出八九
百名分駐三處庶後路既屬無虞尚可餘兵一千令官達

色帶領併入豐昇額一路以資攻勦之用已於二十八日
札令照辦再雜谷土兵之在宜喜者共一千餘名臣等向
聞其與綽斯兵不和彼此互相告訐留於該處實為無益
况豐昇額現帶土兵為數無多若令三雜谷兵跟隨豐昇
額進勦伊等距其巢穴甚近自必更為踴躍而舒常處除
分防各後路官兵外尚有漢兵四千七八百名又綽斯甲
布兵三千六百名共計有兵八千餘名以之牽綴駐守無
虞不足自無再須此項三雜谷土兵臣等於二十五日一
面札知豐昇額並札商舒常令其酌量情形即速撥往但
即合此兩項漢土官兵亦不過七千九百餘名尚恐不敷
應用臣等又派健銳營兵五百名又索倫兵二百名令與
前項所撥之三百名合成一隊又以西安駐防烏鎗頗為
練習派撥一千名與豐昇額處所有在西安駐防之兵均

歸副都統書麟管轄更屬整齊又派陝甘兵三百名共二千名令侍衛伊達禮常保住等帶往扣其路程限期務於初十日直取薩爾赤鄂羅山隨同豐昇額一路進攻均聽豐昇額調度是統計各路添往之兵豐昇額軍營已有兵九千名儘足一路協勦之用若再得雜谷之兵即有萬餘更為聲勢壯盛臣等又屢將進勦機宜詳悉指明並將道路里數繪圖貼說星馳寄往又恐其無認識此一帶路徑之人於二十六日派令老實番人二名前往以供嚮導自能收分路合攻之力至明亮處於二十八日來札稱思角探路之人至今未回遲至數日可得確切信息等語明亮現於二十七日自卽車爾宗移營前赴章谷俟得思角之信發兵進勦亦可無誤此期至臣等處已將各山梁應駐之兵抽換駐守應行進勦之兵將今夜行晝伏密赴布朗

郭宗一帶聽候分起進發所有鉛丸火藥等物先行逐一
查點又令顏森特先往督催糧員將應領乾糧米鈔接起
分令攜帶務於初五日以前一一妥備臣等於正月初一
日自美諾起程仍輕騎從不使賊人稍覺一至布朗郭
宗即於初六日令官兵按隊進發密運造行務期於初十
日攻開谷嘴了口前進為破釜沉舟長驅直搗之計所有
臣等將豐昇額一路官兵詳細指辦並起程前往緣由謹
恭摺具奏

籌議洹河情形疏

乾隆三十九年

何燭

河南總督管巡撫事臣何燭跪奏為勦明洹河情形遵

旨籌議仰祈

聖訓事案准部咨議覆河東河道

總督臣姚立德具奏豫省安陽縣洹河高平開應於二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堵閉關門俾水全歸衛河濟

運並責成安陽縣丞管理一摺九卿會議放水規則與原案不符如此辦理是否於漕運民田無顧此失彼之虞抑或河勢變遷非堵高平閘不能暢流歸衛又或萬金渠南石橋原定歸入正河之三十三洞民間私開以致濟運無資之處令臣會同督河據實確勘詳悉妥議具奏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咨行到臣查濟運灌田均關緊要難容顧此失彼而河勢變遷恒無一定若非親歷確勘未敢懸揣定擬臣於彰德府閱兵之後帶同河北道朱岐及地方守令等親至洹河兩岸溯流尋源逐一確勘洹河發源於善應天禧二泉由南石橋下連復滙珍珠馬蹄二泉委折而東趨入衛以濟運石橋坐落高平村外乃東西往來大道昔人截河修砌石路留洞過水名之曰橋其實低而且平面寬七八尺長三十餘丈洞門各寬五六尺高三

四尺水大則漫橋而過水小則由洞流通高平閘在石橋
下游東北隅距橋一百四十餘丈閘門寬一文二尺高丈
餘閘外河中民築竹絡壩一道約長十餘丈攔水之閘達
萬金渠以灌田康熙二十九年巡撫閻興邦原議題准用
竹絡壩塞閘濟運通渠之制事隔年達且曾經另立章程
已無可攷即雍正四年內閣學士何國宗等改議橋東十
洞許民引水橋西三十三洞盡歸正河之處查看橋之下
游並未冇洞口築有堤埧定立界限東西各洞之水歷來
歸併一河下注無所分別細察全河閘鍵全在高平一閘
閘閉則涓滴歸衛閘開則洩水入渠近因臨清口外衛河
淺溢高平閘已下板閉民間現不需水毫無異說此洹河
高平閘實在情形也河臣姚立德前奏將閉板依期啟閉
原屬因地制宜但未將橋洞分水無界之處聲明以致九

卿議駁茲臣親歷籌度悉心詢訪從前閘興邦竹絡壩規制雖無可考而三月初一日堵閘至五月十五日開放之例勒碑現存自改議以東西橋洞分水之後高平雖有閘板而啟閉皆隨民便伏思既有閘座即可啟閉節宣原不必另用竹絡壩堵塞而定以橋洞分水又無界限區別雖原題有許民自築石子壩之語現今並無存留分水實無規則就現在情形而論欲仍依橋洞分水籌立界限該處正當河心築石子壩則山水暴衝立見坍塌斷難經久若改築石堰則工長費鉅民力難支必致多費帑項自未便拘執前人成議徒事勞民費帑仍致有名無實再四籌畫除高平閘之外實屬別無可辦惟是高平閘既闕全河水勢若不定以啟閉之期誠恐重運逸行衛河需水有費周章臣通籌運道體察民情若於三月初旬即將高平閘堵

開時值二麥長發大田播種需水灌田未使阻民分潤查江廣重運幫船約於四月望後甫抵臨清陸續北上其時二麥已收早稻已種民間尚不急需灌田以民用之有餘濟漕運之不足實為兩便請每年於四月初五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將高平閘板堵閉俾洹河全資歸衛濟運過此悉聽民便所有閘外現存民菜之竹絡壩在開閘之時全歸正河並無所碍若冬春水涸民田需水亦必藉壩挑水入渠應仍其舊至責成安陽縣縣丞管理之處查縣丞微員不足以資彈壓應請專委彰德府通判就近督率經理仍令河北道不時稽察如此立法既不致勞民費帑更可以經久無弊而濟運灌田不失舊制尤為便捷實無顧此失彼之虞於漕運民田均有裨益矣

請定干犯庶祖母律例並服制疏乾隆三十九年

歐陽永琦

江西按察使革職留任臣歐陽永琦跪 奏為請推干犯

庶母治罪之條仰祈 聖鑒事竊照法莫重於倫常罪

期協於情理律載父有子女之妾稱為庶母又載妻之子打庶母傷者比依弟妹毆兄姊律杖九十徒二年半又載妻之子及妾之子毆傷庶母依律科斷如毆至死者擬斬監候謀故殺者亦擬斬監候秋審酌量情罪定擬等語是嫡子衆子毆傷庶母與至死已有專條惟嫡孫衆孫於祖有子女之妾以庶祖母稱而律例並無干犯作何治罪明文查嫡孫衆孫與旁支卑屬不同祖孫父子本屬一體恩義並重律無等差况庶祖母乃父之庶母親伯叔之生母也因律無加重之條毆打僅予輕笞至死得同凡論未免法輕易犯亦於情理未安且恐嫡子衆子於庶母或有夙

嫌轉可縱子欺凌禮禁未然防維宜豫臣請嗣後孫有所
犯罪同其父遇有毆庶祖母傷者即照毆庶母科斷若毆
至死及謀故殺者亦擬斬監候秋審酌量辦理似於 國
家明罰勅法之典愈昭詳肅抑臣更有請者律內嫡子衆
子為庶母服齊衰杖期嫡子衆之妻同而於庶祖母並無
服制又妾為家長父母制服期年而於家長之祖父母亦
無服制似於推分明恩之道稍為未備事關禮制臣愚未
敢輕議可否 勅部議覆仰懇 聖訓臣管見所及
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

皇清奏議卷六十

皇清奏議卷六十一

奏請海疆禾棉兼種疏 乾隆四十年 高晉

太子太傅內大臣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統理河務革職
留任臣高晉謹 奏為海疆地廣民稠應請禾棉兼種以
足衣食仰祈 聖鑒事竊照大江以南江寧鎮江常州

蘇州府屬地方土多沃壤民習耕種且能手藝營生衣食
足資利賴惟松江府太倉州海門廳通州並所屬之各縣
逼近海濱率以沙漲之地宜種棉花是以種花者多而種
稻者少每年口食全賴客商販運以致糧價常貴無所底
止臣思衣食並重種棉花雖可織布成衣然而一日不再
食則飢是飢之較寒則又食重於衣矣臣從前閱兵兩次
往來於松江太倉通州地方留心體察並詢之地方府廳
州縣究其種花而不種稻之故並非沙土不宜於稻蓋緣

種花費力少而獲利多種稻工本重而獲利輕小民惟利是圖積染成風官吏視以為常亦皆習而不察以現在各廳州縣農田計之每村莊知務本種稻者不過十分之二三圖利種花者則有十分之七八又究其所以種稻多費工本之故則因田間支河汊港淤塞者多艱於車水工本不無多費臣曾諄飭府廳州縣勸諭地方紳士鄉農照業食佃力之例將凡有淤塞溝洫次第開挖並剗切出示使食重於衣多種稻而少種棉官民固知為根本之計未嘗不計及于此無如官無考成民惟圖利奉行未免有名無實臣去歲奏赴通州閱兵今又到蘇松補閱營伍並渡海至崇明復加體察詢之地方官雖較前稍知改業種稻但小民趨利若鶩究不能望其實力奉行即如崇明一縣向因本地多種棉花不種糧食准其招商在藩司衙門請照

赴上江之扣倉運漕等處聚米之區採買運濟乾隆二十
年以前臣在安徽布政使任內核計崇商請照買米之數
不過二十餘萬石近則逐年加增已買至三十餘萬石此
即生齒日繁本地糧食不足之明驗矣臣再四思維並於
過蘇時又與撫臣兩司面為講求臨民之道固應好其所
好而食為民天又不可不謀其久遠之計各州縣雖有常
平社倉以備緩急而水旱無常一旦收木地既無積蓄
倉糧有限又將何以為繼此沿海沙地亟應改棉種棉以
裕民食者也但立法不善非特無益轉恐累民惟有寬其
限期善為化導使民自知務本漸臻饒裕以享 盛世
昇平之福所為盡善臣請嗣後以三年為限責成松江太
倉海門通州各府廳州縣地方官將應開溝渠並淤塞支
河汊港多方設法照業食佃力之例次第勸民間挑深通

以收水利之益然後勸諭紳士百姓凡田土在一頃以下者應聽其便若在一頃以上者只許墾種一半其餘一半改種插田士民之遵行者獎勉之抗違者教戒之府廳州縣果能視民如子膏心實力認真督辦道府隨時稽察如有成效詳報督撫核實特疏保薦以獎循吏倘或虛應故事奉行不力甚至假手胥役藉端滋擾者以聞葺蒞職糾參道府失察或有心徇庇一併叅處如此寬以限期則民無擾累官有責成將見本地之產糧日多不專藉於外來商收似於海疆民食大有裨益

壽真省銅政疏乾隆四十年

裴宗錫

調署雲南巡撫臣裴宗錫謹奏為直陳滇省銅政實在情形謹具持久之計仰祈 聖鑒事竊臣蒙 恩調署滇撫於八月內到任該省一切吏治民風現在次第留

心整飭而冬賑銅政上聞 國寶下裕民生尤為重務 臣
於銅務素未諳習履任三月除遵照部行期限數目日夕
督辦借催外仍親自檢查歷年題奏成案密訪近來厥運
情形竊見京外各處及本省歲鑄需銅一十餘萬自乾隆
三十年後益縮不齊迨年以來獲銅較多約計每年有一
千二百餘萬皆仰賴 皇上深仁遠被經畫多方節年
部臣及歷任撫臣所以講求調劑稽核之法亦益加詳密
是以獲銅之多斯為較旺然而工價之多寡本息之盈虧
厥久之名去實存通商之弊多利少 臣悉心體察所見既
真若復因循掩飾弗善久計則不惟現在獲銅之數難以
驟必而虧挪遺漏之弊且恐更滋有不得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者查官銅定價之初每百兩不過三兩八九錢
至四兩不等湯丹大水等廠亦止五兩一錢自乾隆十九

年以後歷任撫臣陸續陳奏以各該廠銅深炭達油米昂貴疊次請增皆蒙

恩允自是大廠增價至六兩及六兩四錢小廠至五兩一錢五分最下全釵廠亦加至四兩六錢

皇上之加惠廠民者可謂至矣願臣甫履滇境卽開各廠額以工價不敷為累臣竊疑此或因軍務案內特恩暫加之價展限至上年六月甫議奏停各廠價

值乍短六錢不無拮据若果有此情自當仰體

皇仁

據實奏明懇祈再展而博採輿論且謂廠累過多非六錢之價所能補足臣以為此必廠民無厭之求官吏偏私之見理不足信數月以來明查暗訪取各該廠打烘扯爐之夫工糧食並燈油炭炭價值逐一核實折中牽算卽以硃砂稍旺之廠計之百觔之銅膏少一兩六錢若更硃薄銅稀則時折更無底止此臣親自鈎稽得其確數非同泛擬

者也考厥由來則工價不敷非自今始由於官買之初定價較他省本為最輕而厥民不以為累者當年大小各廠歲辦銅不過八九十萬後數年亦不過三四百萬比於今日十錢二三文官既少私賣必多厥民利有私銅不計官衙嗣後經理既久私售之禁漸嚴官價之數日增厥民僅恃官本辦理始形掣肘雖經疊次請增而原定既輕遞加難並於民則領後補前官則移新掩舊而厥欠之弊出矣查乾隆二十年以前豁厥欠不過數百兩至四千餘兩而嗣後每年豁免至六千九百兩不等然猶格於定例豁少欠多積至三十二年查出民欠銀十三萬七千餘兩經理之員均各罹罪分賠迨至三十七年又查出民欠銀十三萬九千餘兩復蒙 皇上加恩厥民俾以帶鑄完項又除豁免之例令於發價時扣存餘年以備撥補仍責成

各上司按季盤查歲底結報立法已極周詳是以每歲奏銷冊內動放工本與收獲銅劬數目相符亦既年清年款無復存厥欠之名矣然工本之外尚有官借貯貯油米炭債一項係乾隆三十四三十七等年奏蒙 恩准為厥

民接濟所資此項官借物價例應按限扣繳厥員目擊採辦之艱不得不稍為通融前扣未完後借復繼厥民賴以敷衍辦公而通帑因之日積即如新開諸厥不過二三年間積欠已至九萬餘兩現經督臣圖思德查奏追賠在案其餘各厥大概可知是厥欠不在工本而又在官借且所謂名去而實存者也臣現在分遣幹員親履各該厥將前項未清油米炭債按年截數分別清釐早籌歸款不敢蹈襲虛文出結了事至於厥價未敷久厯 睿憲三十八年 特恩照彰寶所奏以餘銅一分聽厥民通商自售

留有餘於民正以籌不匱於官也今臣細加訪察如湯丹等大廠現在應交官銅及東川局帶鑄歸欠之外原少盈餘如金釵等廠低銅僅可撓使鑄錢不中別項器皿商人承買亦復寥寥其餘各處小廠交官本無定數雖限以一分自售而奸商覬覦廠稅隱瞞因有通商之例轉開遺漏之端商力未見寬餘官銅適溢耗弊就臣管見所及竊以為杜私銅之路不如永禁通商而欲清廠欠之源不妨明增價值自二十七年以後從未有以加價請者只緣滇省經費半出銅息而加價之項向例亦支息銀銅價漸增銅息漸減恐致經費不足公帑有虧不思節年廠欠累累何非帑項事後籌補亦豈良圖至課息之盈虛視辦銅之多寡倘廠力不齊歲出口減則課息亦輕况京外鼓鑄攸關不得不籌遠計臣再四思維期求不支正項不動息銀而

可備加價者唯有鑄息一條本自向來成法滇中舊設一百四十一爐餘息甚多籌餉辦銅率皆取給自三十一年因銅餉短少楊應琚奏停省局東川臨安加鑄三十五年明德奏裁大理廣西臨安順寧各局及東川新爐歲少鑄息一二十萬自然之利多年坐失以致明知厥力消乏莫敢議加現據督臣圖思德於署撫任內議請復設大理臨安保山三局每年可獲銅息二萬五千餘兩如蒙部議覆准伏乞 皇上天恩准以此項鑄息賞給各廠再滇省近年歲獲銅餉除撥供京外及本省現在爐局鑄用外各廠抵銅尚有餘剩並請查明數目酌量增爐總以盡復舊爐為限每年鑄息又可得五萬餘兩亦備加賞之用約計各廠每百觔可加銀六七錢其餘不敷臣請將各廠上年

蒙

恩准予一分自售之銅不令通商每年約有一百

二十餘萬勛一併收回以作加卯代為帶銷扣還沿工各費外約可獲餘息銀七萬餘兩按廠分大小分別酌增通計復爐加卯之息大廠可增至一兩五錢小廠可增一兩俾工本充足可無不敷滇省五金所出產之不窮但得廠戶有利無累歲獲銅勛自可有增無減且油米依期坐扣廠欠可以永除銅勛盡經官手私賣可以盡杜況查近年私鑄屢經犯案若官錢既多私錢自絕庶幾散錢息以收銅息厚廠利以清廠弊臣愚昧之見未知所陳是否合於例議但臣受 皇上委任隆恩觀此銅廠實在情形不敢絲毫隱飾伏望 勅下部臣通盤籌畫規一永遠之計倘臣言或有可採所有一切應辦事宜容臣會同督臣圖思德接欵妥酌具疏 題報

議予謚明臣疏乾隆四十一年

舒赫德

大學士臣舒赫德等謹 奏為遵 旨集議具奏事臣

等恭奉 諭旨飭查明季殉節諸臣予以謚號仰見我

皇上聖仁公溥覃被無私表微闡幽至為賅備伏考

戴記謚以尊名節以壹惠鄭氏註言謚者行之迹謂使聲

譽可得而尊信即以其行一大善為謚也惟是歷代易名

祇為飾終常制而勝國遺忠並膺茂典者實曠古所未有

謹按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軫念明末甲申殉節之

臣自范景文以下二十人及劉文炳鞏永固銜時春張慶

臻錫謚有差乾隆四年 皇上允廷臣所請于明臣趙

謨復予旌謚大義嘉名後先昭揭茲者特奉 恩綸詳

議追獎不惟闡獻蔓延時窮節見俾從甄錄即我 朝天

戈迅掃抗顏拒命者亦今一例褒揚而明初靖難之變蓋

臣烈士甘就誅夷雖閔年逾遠並不使終於湮晦此誠

聖主大公正之盛心也臣等伏讀 欽定明史諸

卷或專傳特書或因文附見義法精嚴綱目共貫 皇

上中命儒臣增修輯覽於福唐桂三王事跡詮次釐訂褒

誅筆削仰承 睿裁蓋自神宗以後諸臣效節始末具

載二書者臣等祇遵 訓示分晰考稽而以 大清一

統志與直省通志互校亦可參異同而核詳畧至建文諸

臣遺聞軼事附會不經若表忠致身等錄皆無足徵據而

一以正史為斷其中區別流品斟酌典章謹擬數條臚列

如左

一明代殉國諸臣所處時地不同其素行亦各不一按大

戴禮白虎通論謚大名小名並著其文應請倣其意而變

通之定為專謚通謚之法其有生平大節卓然可稱而又

報貞自靖百折不回者自宜特予褒崇按名定謚若平時

無甚未見而慷慨致命志節皎然則崇入通謚之列其較著者為忠烈忠節次則為烈愍節愍期於考行稱名各有攸當

一明季應謚諸臣其在天啟崇禎間已經議卹者均無庸再給至福王時雖間有贈謚而荒殘投攘之際偏私挂漏指不勝屈其出於唐桂二王者則臧否益清規制彌漏應請自福王以後得謚者並按其應謚之實綜核更正俾共知 盛世兩字公評實為千載定論

一明代諸臣既邀 賜謚宜有附祠以彰華表之褒第已事遼年湮即欲表墓旌閭亦難查考而異代之臣更不便照現行事例因謚立碑查直省府州縣各有忠義祠應於諸臣原籍今有司設牌入祀其或里居失傳者則於授命之所附祠並請 勅下翰林院撰擬專謚及通謚文

各一篇交禮部刊發直省令所在按式成造木榜填書某官姓名謚字附載事實於後懸諸祠內以昭令典其有後裔尚存願於祠堂自行錫立碑石者聽至史冊所稱闔門遇難者不一而足似應入祀節孝祠以示表揚其有姓氏可稽者詳書於碑否則止書某某妻女媳同時殉難若干口用昭核實

一諸生韋布未通仕籍甚且姓名無考如山樵市隱之遂志成仁所在多有議謚自難概及應請於謚之所不及者均令其入祀忠義祠則草野幽貞亦不至淪於泯沒其有妻女等從殉者並如前例

一明臣如楊所修王大年李應薦張拔楊維垣輩雖臨危不屈而名麗閹黨其素行已屬有虧自不使令其濫邀謚典其因馬士英而驟遷如揚文驄者抗節亦有可矜進身

究為可議若方岳貢邱瑜之殉難見於一統志以正史律之則殊有遺憾而一時勳戚之臣明史謂大半以兵死者原不在盡節之數又如張鶴鳴之信王化貞排熊廷弼與蘇觀生之擁立朱聿鐸構難桂王皆僨事可誅墮身莫贖而馬吉祥蒲縵則表裏為奸其入緬偕亡益無足道且有於甲申謁賊苟免其後乃堅拒我大兵如傅鼎銓張家玉衛允文吳爾壘者均屏而不錄至若樓璉草詔而後自經梅殷入朝而後被害亦不得比於完節以見 聖朝權衡予奪衮鉞昭然

一明史久經

欽定頒行所有新議謚法難於各傳添

載臣等酌議請照明史格式另編一冊冠以原奉

諭

旨次載諸臣議疏次及所擬專謚通謚清單一體成書與明史相附而行俾讀史者有可稽核以昭傳信

取採訪明季殉節事蹟疏

乾隆四十年

舒赫德

大學士臣舒赫德等謹 奏為遵 旨一併議奏事左

都御史張若淮奏請交直省督撫採訪明季殉節事迹一

摺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 旨此摺着大學

士九卿等一併議奏欽此據稱竊聞定搗衙門以明史及

各省通志為斷其說是矣然明史通志固 本朝修纂之

書抗志流賊者或載及之若犯我顏行方且指為不順孰

敢大書特書以誌不朽然則欲專求之於明史通志除峻

秩顯官有關大局者之外其餘人等且疑其不能多覩請

先就明史通志查考編次進 呈並請行文直省各督撫

再加採訪務期確實不爽文獻可憑錄其姓名行迹限以

半年之內陸續具 奏臣等詳加考核取其信而有徵者

編纂成書等語臣等伏查明季殉節諸臣蒙我 皇上

錫謚褒忠臣等承

命集議謹遵原奉

諭旨就明

史及輯覽所載詳加摘錄又思歷經官修之

大清一統

志及各直省通志比正史義例較寬所收均為詳信亦應酌加參考用廣蒐羅至一切野乘稗官誠以其傳述多訛未敢概為援引今該左都御史張若淮以明史通志所載無多請行文各督撫再加採訪固亦推廣 聖仁闡幽顯微之意但臣等恭繹 欽定明史一書原係仰稟

睿裁筆削公正凡與

本朝交涉事蹟莫不詳確紀載

毫無忌諱故上自遼東死事諸人下及福唐桂諸王臣子之阻兵抗命者悉皆編入列傳大書特書不特顯秩崇班各詳本末即至于衿韋布亦一一附著其姓名方策具傳無難考見臣等現在核辦各項本於明史者實十之七八並未有如該左都御史所云不能多覩以致埋沒堪寔之

處至如文集說部等類原非謂其一無可據然如李國楨

誤國辱身而谷應泰作紀事本末乃謂其激烈殉義足見

野史之冒濫難憑又如吳繼善降賊被殺而吳偉業作傳

乃稱其大誓捐軀更見私集之阿諛難據是以從前修史

時間加刊削實有不得不從嚴慎者今臣等辦理謚典擬

於明史以外並及志書哀輯已廣故專謚通謚至有一千

五六百人 聖澤覃施極為周溥若因其間尚有遺佚

復令督撫採訪增加則自今上距 國朝定鼎百有餘年

正史既不載其名故老又無從詢問文獻並不足徵而僅

據其子孫呈報之詞又將何所考核以辨其誣信轉恐真

偽混淆毋裨彰聞况天下之忠義一也我 皇上褒崇

節烈獎卹遺芳原主於扶植綱常垂教萬世此不獨身被

易名之典者共蒙優渥 殊恩即或當有傳聞闕畧間

有未發之幽潛應亦無不正氣成申漏泉同感又何必勒
限行查徒滋紛擾應將該左都御史所奏之處毋庸議除
謚典各條款已另行詳議具奏外臣等謹遵 旨將此
摺一併會議是否有當伏候 皇上聖鑒

議創置閣職疏乾隆四十一年

舒赫德

大學士臣舒赫德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乾隆四十

一年六月初一日內閣奉 上諭昨四庫館進呈彙集

永樂大典散篇內有麟臺故事一編為宋侍制程俱撰具
詳當時館閣之制所載典掌三館秘閣書籍以執政領閣
事又有直秘閣秘閣校理等官頗稱賅備方今蒐羅遺籍
彙為四庫全書每輯錄奏進朕親加披閱釐正特文華殿
後建文淵閣弁之以充策府而昭文治淵海綠網蔚然稱
盛第文淵閣國朝雖大學士兼銜而非職掌在昔並無其

地茲既崇構鼎新琅函環列不可不設官兼掌以副其實
自宜酌表宋制設文淵閣領閣事總其成其次為直閣事
同司典掌又其次為校理分司註冊點驗所有閣中書籍
按時檢曝雖責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掌則領閣事以下
各任之於內閣翰詹衙門內兼用其每銜應設幾員以及
何官兼充著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院定議列名具奏候
朕簡定令各分職繫銜將來即為定額用垂久遠至於四
庫所集多人聞未見之書朕勤加採訪非徒金匱石室之
藏將以嘉惠藝林啟牖後學公天下之好也惟是鐫刻流
傳僅什之一而鈔錄儲藏者外聞仍無由窺覩豈朕右文
本意乎翰林原許讀中秘書即大臣官員中有嗜古勤學
者並許告之所司赴閣觀覽第不得携取出外致有失損
其如何酌定章程並著具議以聞欽此臣等伏查周宮外

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肇建官師以守典策嗣後
漢之蘭臺東觀有校書之員唐之麗正集賢有學士之秩
逮及宋初厥制彌備自淳化始今儒臣兼秘閣職名參設
長貳藝文圖籍各有攸司所以總理書林崇嚴策府任至
重也欽惟我 皇上稽古觀文總輯羣籍瑯環婉委奇
秘咸臻美富儲藏為亘古所未有 特命建文淵閣列

度四庫全書輪煥鼎新縑緗玉積蓬山酉室流畧充盈寶
足光日星而緯雲漢允宜參考古制創置閣職俾各備官
芸局典掌秘文用以垂示億年永昭右文之法守至宋制
非省官毋得借書故中秘藏編外人罕覩我 皇上蒐

羅典訓 乙夜親披復嘉與儒林同游湘海 特許

臣僚借讀得縱觀延閣之儲尤仰見 嘉惠藝苑昌明

經籍之至意臣等遭逢 盛軌欽忭交深謹遵 旨

悉心詳議分條臚列開具於後

一 案宋初以昭文集賢史館為三館其昭文集賢大學士皆用宰臣充後建秘閣以執政兼領復置直閣以朝官充校理以京朝官充立制差為詳備今文淵閣為圖書之府典籍充積視宋三館秘閣尤為嚴重應參仿其制置文淵閣領閣事二員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充總司典掌置文淵閣直閣事六員以由科甲出身之內閣學士由內班出身之滿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漢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等官兼充同司典守彙輯之事置文淵閣校理十六員以由內班出身之滿庶子讀講洗馬中贊編檢漢庶子讀講洗馬中贊修撰編檢及由科甲出身之內閣侍讀等官兼充分司註冊點驗之事以上皆設為定額仍仿宋代館職結銜之例一切奏章文移令其繫銜於

本職之上以昭體制

一各員自定額以後如遇領閣事直閣事缺員應由翰林院列名具疏題請 簡校其應充校理之庶子以下員數較多如遇校理缺員應請由領閣事大學士會同翰林院掌院學士遴選學問優長者數員帶領引 見請

旨充補以慎其選如各員中有出差等事依日講官例請 旨簡員署理

一選閣尊嚴儲藏清秘凡管鑰啟閉等事並屬內府司存亦宜設立兼銜以重職守考宗制秘書省有提舉官以從臣充應仿其制請 旨交內務府將經管之大臣開列名單奏請 特派一員令其兼充文淵閣提舉閣事銜用資管理至閣內收發宿直諸事應於內府司員筆帖式內分派掌管其應設幾員兼管之處即交派出之提舉大

臣酌量奏明管理似於制度更為詳密

一案宋制館職有寓直禁中之制又有秘書省官日輪一員宿直之法蓋所以慎司秘籍昭示官常今文淵閣絨鋪出入典之內府稽察維嚴自毋庸別議宿直而一切勘核登載均係閣職所掌自當量予直廬用資料理應請俟四庫全書告竣後於文淵閣就近酌撥房屋數間作為閣職直舍今校理各員輪番日直如有查取書籍之處即同內府官員前往檢出收還隨時存記以備查核其直閣事官亦令不時赴直公同照管庶職掌既專益可昭垂久遠

一案宋代秘書省每歲於仲夏有曝書之令其制甚重蓋亦慎守典策之意今四庫全書次第繕竣應請俟書成安設以後參仿其制每歲五六月內提舉閣事大臣定期奏請曝書今直閣校理各員咸集公同啟閣繕晾用昭鉅典

惟是全書卷帙繁重必須明習故典者方可排次清釐似非內府員役所能幫同整理查宋制秘書省又有檢閱文字官係不常置應請酌仿其制再設文淵閣檢閱官八員由領閣事大臣於科甲出身之內閣中書遴選奏明兼充令其於檢曝書籍時詣閣隨同點閱更足以昭慎重

一閣中書籍皆經我 皇上親加釐訂甲乙分儲玉笈牙籤珍逾球璧若概許開函結閱恐不無點損之虞查四庫全書各種其由永樂大典採掇哀輯者俱有藁本若係舊本流傳更有原書足資檢覽應請俟全書告竣後各藏其副於翰林院署擇邃密高燥之地立架分貯依舊書目次四部編排標籤安度置簿詳記派本院辦事翰林誠幹之員數人公司其籍如翰林及大臣官員內欲觀秘書者准其告知領閣事赴署請閱有願持筆札就署鈔錄者亦

聽之其司籍之員隨時存記檔冊點明帳數不許私携出
院致有遺缺如所鈔之本文字遇有遺誤須行參校者亦
令其誡明某卷某頁某篇彙書一單告之領閣事酌派校
理一員同詣閣中請書檢對仍須敬謹繕展不得少致污
觸如此則尊藏寶冊既可毋慮輕棄而外書之掌副在有
司海寓儒流益得以誦神經而窺秘牒於我 皇上嘉
惠來學之意尤足沾溉無窮矣

以上各條臣等謹分晰條具酌定章程用垂館閣之宏規
益懋文明之盛治如蒙 俞允即載入會典則例永遠

遵行至應派之領閣事直閣事各員恭候 命下後即

遵照開列職名請 旨簡放其校理各員查在現在四

庫館行走之提調纂修庶子以下各官俱係辦書熟手於
典籍源流更為明晰此次擬即於此項人員內詳慎揀選

一併開列名單請 旨簡放似於註冊點驗事宜較有裨益如事屬可行臣等請即遵照揀選 田鑾後帶領引 見將來四庫全書告竣後遇有缺員再於內閣翰詹衙門內通行揀選引 見是否有當並候 訓示遵行

皇清奏議卷六十一